



寻找 诺兰

宋亚军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寻找 诺兰

宋亚军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诺兰 / 宋亚军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624-7044-1

I. ①寻… II. ①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3859号

寻找诺兰

宋亚军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朱 成 版式设计:龙珊珊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5 字数:172千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044-1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地域生存的现代书写

——读宋亚军的小说集《寻找诺兰》

向笔群

宋亚军是一位具有现代先锋意识的土家族青年诗人，曾出版诗集《我从一个男人和女人中间穿过去》（2007年，作家出版社）等，引起评论界关注。最近，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寻找诺兰》又将出版。读罢他这部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倍感惊喜，脑海随即涌现出三个关键词：地域书写、生存关注、现代表现手法。

写作相对每个作者或作家而言都是地域性的。宋亚军书写的地域为渝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小说集《寻找诺兰》也不例外。该小说集由6个中短篇小说组成，以渝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写作背景，以现代书写成为他文本的主格调，表达作者对这一地域人们的生存审视与思考。相对小说创作而言，无论是采用何种表现手法，都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否表达出作者的灵魂与思索，关注人类生存应该是文学的终极立场。写作的另一要义就是软化人们的心灵。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消亡，那将是十分可悲的事情。

《齿寒》表现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命运相牵连的人生悲剧。师范生蔡坤与中学校长M人际关系的产生、存在与消亡。在现实中，这种生活状态往往不经意出现。小说具有较大时空的交叉与跳跃性，表现出亚军的书写功底和诗人的语言张力。蔡坤与M校长关系一直不错，一心指望在自己毕业时得到M校长的关照，逃脱自己分配到村小的命运。但是M校长却出人意料地死在一个女人的床上，身居底层的蔡坤就在他的人生中失去了曾经希望的依靠，让人想到唇亡齿寒的中国成语。

蔡坤又一次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小青年在家对面和校长夫人

大吵大闹。

“你们那年建房还没有给我砖钱，你现在得还我钱！”小青年对校长夫人说。

“那年你不是说送给我们的吗？怎么现在又要钱？”校长夫人反驳道。

“那年是M校长在，现在不行了！”

.....

《齿寒》受到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影响，表面看来不是叙述一个连续的故事，而是在断断续续的表述中，表现出底层人人生的卑微与无奈。

《寻找诺兰》的主人公是“我”为“爱情”到大城市寻找诺兰，与表弟尹凡游走“大城市”的生存历程。偶然得知诺兰却成为“三陪女”。生命的巨大反差，不单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悲剧，也反映出当下的社会问题。小说背后的思考才是作者写作的主旨。一个城市的花花世界与山寨爱情对歌的对比书写，写出乡村与城市二元社会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生命悲剧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些美好的东西在消亡，一些丑恶的东西在诞生。面对此情此景，读者感到无语甚至失语。德谟克利特认为：“一个具有良好灵魂的故乡，就是一个世界。”宋亚军在他长期生活的故土里探寻他的小说元素，把生命与灵魂展示给读者，也是创作中的一大优势。

《高等爱情专科学校》书写的是一个村小鸡寨小学的三个新分配来的师范生“我”和张桂芳、杨晓晓与代课老师春花等几个小学教师的爱情走向：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的生存故事，在他们青春悸动的年龄，底层的命运导演他们几个年轻人的爱情悲喜。宋亚军的书写让人感到十分真实。我也当过村小教师。他书写的场景有些像我们当年生活的翻版。在我们当年的同事中，有一个师专毕业生，因为追求一个供销社的临时工未果而辞职外出打工成为一个时代的无奈话语。我读到亚军的中篇小说《高等爱情专科学校》，倍感亲切。心底认同宋亚军生活底子的厚实：仿佛他是在生活的沉淀之后，对自己生活的一

大突然消费。在金鸡寨小学，女教师们爱情的物质载体就是“摩托车”，反映出一群底层小学教师在物质与精神挤压之下对爱情的无奈与无助。代课老师春花第一个走出大山外出打工，成为最早的脱贫者。张桂芳、杨晓晓以其爱情作为改变自己生活的跳板，最终导致爱情的悲剧。恩格斯说：“爱情是附丽于生活的。”很多时候，底层人的生活与爱情是一道两难选择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作者对生活场域的描写把生活的真实表达得淋漓尽致：

“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可怜巴巴的张桂芳说：“妹啊！哪天我有钱我买个摩托车带你，你就不用走路了。”

她看了看傻乎乎的我，摇了摇头说：“你啊，去梦吧！你什么时候才有摩托车啊？”

我看了看山外，但她还是感动得眼睛有些红红的。

我们时代的悲剧就是很多人的命运握在别人的手里。“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成为一句遥远的童话。爱情成为赤裸裸的交换，让人产生说不出的悸痛。

“憨包，你喜欢我吗？”一次，她问我。

我懵了，有些不知所措。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只想走出金鸡寨那个地方，去追求我的理想。”我说。

“只要我和你好了，我爸爸就把你调到区上的学校，你什么理想也就实现了。”她说。

我的理想仅仅是区上的学校吗？我冲着她喊道：“不，不，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世俗，讨厌关系，讨厌条件……讨厌！讨厌！”

琴转身哭着跑了。

当然，小说《高等爱情专科学校》其实还思考爱情背后的潜在问题——生命与理想，生存与环境等内在的价值取向。现实生活对人性

血淋淋的扼杀，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可悲之处。这篇小说凸显了宋亚军心灵中的悲悯情怀与人性本来的坐标。

《棺材铺》写一个教师“丘二”为摆脱自己的贫困而处心积虑开棺材铺的故事。在精神与物质对立面前，人总没有逃出世俗的厄运。在市场经济的当下，精神与物质相悖，成为我们社会的无限悲哀。丘二开棺材铺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一大反讽。如果我们真正的重视教育，让教师的生存条件与待遇有所提高，教师就不与开棺材铺相连接，这篇小说就不会荒诞，作者写生存但思考的是生存外的东西。

“这年冬天，丘二和丹丹的婚期也快到了。丘二拉着丹丹进城购置婚礼用品，进进出出了许多店铺，那些老板的面容都似曾相识，仿佛他们也进了和自己店铺一样的棺材铺，在支付平生的积蓄后买一种归宿回家！”

小说的最后无疑表达作者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思考，对社会弊病的拷问。现实中不少的事情确实让人揪心，甚至忧伤。作者力图从一些社会现象中找到人们需要的答案。

《蜕变的老鼠》写的是两个师范生“我”与同学长春的不同命运。分配前后，“我”抓住教委领导的心理，在教委办公室耍无赖，分配到一个离县城较近的希望小学，而长春老实，最后分配到偏远的白岩小学，从此，两个人命运出现了天壤之别。作者借“老鼠蜕变”表现当下人性与社会的变异，荒诞中揭示出一定的社会现象。“人性善”与“人性恶”价值观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引起人性的大裂变。

《巫镇轶事》写的是一位叫麻亚男的西部大学生志愿者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主动申请来巫镇工作的生存状态。理想与现实相冲突，导致了理想主义的落空，反映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发展的缺失。中国式粗放开发是以环境为巨大的代价。在后工业化时代，人们为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导致自然环境的恶性污染，乌鸦村矿区一个私矿洞子发生井喷暗示一个地域的某种时态的结束。虚拟的巫镇成为小说的承载场景或者经济载体，而麻亚男面对满目疮痍的土

地，终于认识到了社会的根源，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开，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没有教堂的经济”理论暗合。小说表达的是人类如何应对生存与发展，提出让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宋亚军的作品具有广阔的社会意蕴。

麻亚男离开了巫镇，到西部都市做了一名自由媒体人。

……

他蓦然发现，仿佛一座都市成了巫镇乌鸦村的矿山，人们有多少爱情又被私挖滥采、盗采呢？在这座西部的城市。

一个乌托邦在巫镇打上不太圆满的句号。面对作者借小说主人公的觉醒，让我感到真正无语。作为一个作家，只能将社会的良知在文本里呈现。吕进先生认为，文学创作的使命就是对生命与生存关怀的表达。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应该是一个作家的最高使命。看来，亚军已经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的作品才会表现对人与生存关注，这就使他的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小说集《寻找诺兰》是一部力图表达人们生存境地的作品。虽然小说不注重叙事或者故事的完整性，但总是对地域生存状态与场景的理性书写，表现出宋亚军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人们生存的灵魂考量，饱含宋亚军思考的价值走向。在此，我为他叫好。

注：向笔群，重庆酉阳人，土家族，文学硕士，副教授。

目录

- 1 高等爱情专科学校 1
- 2 棺材铺 51
- 3 蜕变的老鼠 83
- 4 寻找诺兰 95
- 5 巫镇轶事 117
- 6 齿寒 141
- 7 附记：猫头鹰的思索（节选） 146



高等爱情专科学校

1. 汽油味的香

我从前闻汽油味的时候，感觉那味道特别香，若享受宴席上一道别致的美味佳肴。小时候，我专门爱跟在汽油车的屁股后面，就是为了享受那车屁股下伸出的宛如雄性器官状的钢管里冒出的黑黑的油烟，这就好像大人们明明知道抽烟是有害的，却偏偏大口大口地抽往肚子里吞咽一样。这股“烟”瘾使我一步步紧跟那汽油车的屁股两脚生风，接着脚若绊到了什么东西或踩着滑腻的什么就像孙猴子似的翻跟斗，膝盖、肘和手掌顿时红肉兮兮，像一朵朵绽开的美丽的大红花。回到家里，加上被烟熏得焦黄的面孔，免不了耳朵被母亲当成黑白电视机频道拎。然而，那根富有雄性生殖器官状的黑色的排烟管和沾满臭泥的汽车屁股却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吸引着我的胃口、我的视线、我的耳朵、我的鼻孔、我的思维和我的灵魂。如果说我现在走起路来脚步比别人快，像轮子似的滚，我想，那一定和汽油车屁股下那根烟管有关。

后来，我到秀山县子虚区乌有乡金鸡寨小学任教，不知道什么原因，那种对汽油车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了，要是哪个星期不能闻到汽油的味道，心里就会发慌，所以，就是闻闻到金鸡寨小学来的摩托车发出的汽油味，也觉得是一种享受。尽管我看见很多人，嗅到那股汽油味就反胃口，要呕吐，汽油车后面那黑色的烟雾像原子弹爆炸时腾起的毒龙，在马路上横扫，使许多过路人像逃避瘟神一样惊慌失措不知该往哪儿躲，有好几次，我看见有人竟跌倒在马路坎下的稻田里，一身稀泥。但我还是喜欢闻那种汽油味道，并且乐此不疲，许多人都有他自己的嗜好，而这就是我的嗜好。

2. 报 到

20世纪末，我师范毕业的时候，两腮已经爬满了像蚂蚁一样黑黝黝的胡须，又戴了一副镜片很厚很宽遮住整个面孔的眼镜，看上去像三十岁的汉子，其实我才十八岁。去乌有乡报到那天，我一走进乡中心小学校长办公室，那个尖嘴猴腮略显精瘦的马校长以为我是乡政府的办事员，连忙起身让座，问带来些什么文件。我从兜里掏出组织介绍信递过去，恭谦地说：“马校长，我是刚分配来的师范毕业生，到您这儿报到的，请您多关照！”马校长以一种审视的眼光重新把我打量了一遍，一改谦逊之色，严若长者地说：

“啊……欢迎欢迎！欢迎你来支援我乡的教育事业。”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黔龙香烟，手指轻轻在烟盒上一弹，一支香烟就从烟盒撕开的口子处冒了出来，自己用嘴叼上，再摸出打火机“啪”打燃了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又从鼻孔里喷出来，望了望我说：“抽烟吗？”我窘迫地连连摆手，说：“不……抽……不抽！”马校长接着又吸了几口香烟，作思考状，然后脸色沉重地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你该清楚，乡中心小学的编制人员已经满额了，你就到中心小学下面的村小鸡寨小学去吧……年轻人嘛，前途远大！先到村小去锻炼锻炼，一定有出息的，将来我乡教育就靠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啦！”这些话早在我的预料当中，像一个戏剧里面的演员背诵台词，让我觉得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滑稽可笑又感到一丝悲凉。我本来想到这个乡中心小学该是尽头了，我就在这个乡中心小学教书也就算了，默默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在教育下一代上，却没有想到还要到偏僻之中的偏僻地方去，但我还是听见自己在说：“马校长，我一定会好好在村小干，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马校长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想，我在说这话的时候，也成了某个戏剧中的演员。

我师范毕业接到分配去秀山县子虚区乌有乡任教的通知后，就一直闹情绪，怪自己投错了胎，降生在穷人家。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兽医，成天在人家臭气熏天的猪圈和牛棚里踏进钻出，身上沾满屎尿的腥臊味，走在路上人见到他隔老远就拧住鼻子。母亲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农村妇女，和广大农村妇女一样，在地里刨食，在家里喂猪，还有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所以我抱怨，为什么我就不降生在像我的同学杨正麒那样的家庭里，父亲在县人大工作，师范毕业就可以改行进政府部门。我曾经心比天高，志比地大，爱比海深，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在全县同龄人中算是佼佼者，我一直以为我会到国家的重要岗位上去工作，比别人做更大的事情，我一直以为会有如意的姑娘爱我、体贴我，和我一起为了理想而去奋斗。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现时的分配制度泯灭了，仿佛掉进了一个冰冷的窟窿里，我的不满情绪就爆发了，这不满的情绪使我延迟了两天去报到。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心里反而释然了，我走出校长办公室，在乡中心小学的校园里溜达了一圈。学校已经开课，老师讲课的吆喝训斥声、学生呀呀喳喳的读书声此起彼伏、层层叠叠。在三年级一班教室里，我的初中同学琴正在给一群蔫头蔫脑趴在桌子上的学生讲课。黑板上板书的汉字像一群散了架的骨骼，它们一个个扭曲变形痛苦万状，一些缺筋少肋的还不时被琴的手指戳一下，发出一两声呻吟。学生们瞪着斗大的眼，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错字、别字。琴是子虚区教办主任向如佛的女儿，初中毕业没有考上师范和高中，她爸爸就让她到这个乡中心小学来代课。可是我，因为乡中心小学的人员满额，就要到乡中心小学所管辖的一个更加偏僻的村小去了，刚刚释然的心里不由又冒出了几丝愤懑。

我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黑板上那些缺筋少肋的汉字发现了我，它们吵嚷嚷沸腾起来：“师范生，你别走啊！你都看见了，我们在这个姑娘手里，病得不成样儿啦……”它们纷纷从黑板上跳下来，拖着我的衣服，泪水噙噙。我一脚踢开它们，它们又抓住我不放。我愤怒了：“你们滚！你们滚！你们的命运只属于那些人……”我激动得用手指了指琴。汉字们的哭声更大了……琴走出教室，迈着碎步向我走来，她可能听见了我的吼声，也可能看见我的手指刚才指了她的缘故，但我敢绝对保证，她没有听见汉字们的哭声。琴婀娜多姿走过来时脸上笑吟吟的，脸颊有如两片粉红的桃花，在阳光的照射下红艳艳的。琴说：“怎么是你呀！老同学！”我说：“我

分配到这个乡，今天在这里报到，要到金鸡寨小学去教书。”琴惊讶地说：“你怎么去金鸡寨小学呢？那可不是人去的地方啊！”我心里咕噜：你不就是个当教办主任的爸爸吗！没有你老爸你连村小也去不了！但我的嘴却说：“人缘不好，没有办法！”琴又笑了笑叹了口气说：“到我寝室里坐坐吧！”我说：“我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金鸡寨小学，今天就不耽搁了。”琴看了看我的样子，扑哧一下又笑了说：“你跟读初中的时候一样傻气！”我愣了愣。

3. 路

通往金鸡寨是条村级公路，说是公路，其实很难以让人想象那是一条公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更应该是一条机耕道，路面像被巨兽啃噬过，牙痕遍地，参差不齐，凹的凹，凸的凸，丝毫没有一般公路向前平展开去的感觉。一年中，除了几辆手扶式拖拉机在秋收的季节进进出出收购玉米外，几乎没有车跑。

那天上午，也就是那个九月初学校开学的第三天上午，我有些傻气地走出了乌有乡中心小学，顺着通往金鸡寨的像蛇一样弯曲的公路走去。火红的太阳挂在高空，像一只饥饿的狗一样伸出火辣辣的舌头舔我的脸，我的脸像受了烙铁烙了一样疼痛，汗珠哗啦啦往外冒，顺着脸颊流淌。公路两旁的草丛里不时传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荒芜、恐惧、孤独……让人感觉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悬着，偶尔对面山坡上一头老黄牛的哞叫，又让人感觉到亲切和安宁。

翻过几座山岭，有几间石头砌成的房子矗立在公路尽头，石头房子前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杆，木杆顶端挂着一面像咽了气耷拉着脑袋的红旗。这就是金鸡寨小学了。学校周围散落着几户零星的人家，学校更像一座孤独的确堡，上课下课的时候，听得见老师和学生们机关枪一样的噪音从里面扫射出

来，在重重叠叠的山峦间回荡。

我刚迈进金鸡寨小学簸箕大的操场坝，就变成了一块磁铁，吸引来了在地上打滚的、跳“飞机”的、玩追人的学生们奇异的目光。那些眼光像蛇一样冰冰地向我游过来，我打了一个寒呛，左闪右躲，跃进了右边挨着河堤上一间敞开的教师宿舍里。刹那间，又一些异样的目光从屋子的各个角落向我扫来，我感觉我的脸被这些目光翻过来翻过去，红扑扑的。我冲着屋里的一圈人问道：“谁是张主任啊？我是新分来的师范生×××，今天来报到。”我来金鸡寨小学之前马校长就已经告诉了我金鸡寨小学的情况：这里只有八个教师，刚刚调到乡中心小学一个，连我一起新分来的还有三个师范生，这个村小总算筹齐了十个教师，没有校长，校长也就是乡中心小学一个校长——马校长，金鸡寨小学只有一个姓张的教导主任负责。

一个胖乎乎五十多岁的老人从屋子的一角冒起来，一张硕大的圆脸堆满了笑容，两片丰厚的嘴唇一张一翕：“欢迎！欢迎！只是我们这里条件艰苦啊！”他接着指着屋里的一圈人向我一一介绍了蔡得志老师、张洪刚老师、张绍和老师、雷风伦老师、陈涛老师、何春花老师，当然还介绍了新分配来的另外两个师范生张桂芳老师和杨晓晓老师，她们按时来报到比我先来了两天。

欢迎宴是在往学校后山金鸡岭绕行五六里路的山坳金鸡寨张主任自己家里为我举行的。也就是说，金鸡寨小学实际在金鸡寨村子的边上。

金鸡岭，顾名思义就是以前金鸡居住的地方。金鸡，传说中的一种神鸡。《神异经·东荒经》曰：“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后为报晓雄鸡的美称。

“你们这里真有金鸡吗？”我问张主任。

“有啊！”张主任一本正经而又略显神秘地说，“那是神鸡，一般人看不见的。不过，我们金鸡寨每家每户都喂鸡。我们这里的雄鸡（公鸡）都比较‘恶’，方圆百里的阴阳先生敬神、祭祀、驱邪都是来买我们的雄鸡，或许叫金鸡岭金鸡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随后张主任开怀哈哈大笑道：“今天我们就宰一只老母鸡给你接风！”

张主任说这话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屋后“咕咕！咯咯……”老母鸡准备出逃的声音，张大娘紧跟着追了出去。

金鸡寨欢迎客人最尊贵的方式不是杀猪宰羊，而是杀鸡和敬雄鸡血酒。金

鸡寨的女人们更是幸福的，按照土家苗寨的风俗，每当有人生小孩坐月子，都是用鸡炖汤喝，妇女坐月子期间，一般要吃十来只至三十来只鸡，亲戚朋友送的礼中看谁送的鸡蛋多。

饭菜很快上来，张主任要我喝酒，我抿了一口，便剧烈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张主任自个儿喝了一大口，谈性便上来了，给我摆起了轰动全省的金鸡岭事件。

那年区工委搞计划生育的工作队协同十几名联防队和派出所的人，来到金鸡岭金鸡寨搞计划生育。金鸡岭的人也像雄鸡一样，“保护”妇女就像雄鸡保护母鸡，金鸡岭金鸡寨那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火药枪，用来打半夜来金鸡岭啃食庄稼的野猪，也用来解决像我们看见的雄鸡和雄鸡之间争斗的纠纷。与计划生育工作队几句话不投机，双方两下子便接上了火，几百山民打得工作人员抱头逃窜，并动用了以前防土匪用的土炮，最后还是地区派了一个武警中队才平息下来，不过之后没人敢在金鸡寨搞计划生育了。

所以，张主任让我对这些“雄鸡”们的“小鸡”注意方式方法。虽然这些雄鸡们领着一帮母鸡南下打工去了。

那时候，还没有“秀山土鸡”这个品牌。后来，秀山土鸡享誉全国，金鸡岭的雄鸡让营销商用来模仿波导手机的广告词，被誉为“秀山土鸡”中的“战斗机”，我更能深刻领会其中各种含义。

4. 张桂芳要教学生唱“反动”歌曲

金鸡寨小学的公办教师基本上是教了几十年的民办转正过来的，即使有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师范生，那也是几年难得遇到两个，并且很快就会千方百计想办法调出去。所以，最终死守在这里的仍然是那些民办转正的教师，他们的教学往往带着浓郁的少数民族地域色彩。这个掩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家村落，保留着原始的民风民俗，哭嫁就是其中一种。哭嫁是土家族姑娘出嫁

的时候，要和母亲、亲戚告别，说不清这一走几时能回来，到婆婆家去了也不知道会受不受苦，于是女儿、母亲、七姑八姨哭成一团，双方边哭边唱边说对方的好处，拖声拖调，甚是感人。金鸡寨小学民办转成公办的老师们，很自然就借鉴了这种手法，用来教育学生朗诵课文，只是略略修改了一下，去掉了哭腔。有时我甚至感觉金鸡寨小学成了一座经堂，因为那些和尚、尼姑们也是用这种拖腔拖调的声音诵读经书的。

金鸡寨小学除了这些民办转成公办的教师外，还有一个叫何春花的代课老师，她人很年轻，胖嘟嘟的脸上总有两朵抹不掉的高原红，算不上漂亮，要比我们几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师范生大两岁，也比我们先来一年。春花教学前班和二年级数学，每月加福利领200块钱的工资。

我们三个师范生一来，就受到了重视。张桂芳包班包一年级，一年级只有一个班，从早到晚全部课程由张桂芳一人上，学校的意思是让这些学生从一开始就接受比较规范的启蒙教育，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实张桂芳心里很委屈的，她是从一个外省艺体师范学校音乐专业毕业的，本来全县县城学校、区乡中心小学很多地方都差专业音乐教师，据说那些空缺要留给一些官员、关系户们还在读师范的子女，所以就把她分配到这里来了。用张桂芳自己的话说，整个艺体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就只有她被分配到了区乡，分配到了区乡不说，还下了村小。她读的音乐专业只注重专业，对其他学科领域涉及很少，那些a、o、e发音恐怕都不准了。

学校又让杨晓晓去上三、四年级的数学，让我去上五年级的语文，这样，我们才来的三个师范生就像三根骨骼支架把学校低、中、高年级支撑了起来。上课和备课的课时是乡中心小学教师的三倍多，怪不得许多人都不同意下村小呢！后来，我们发觉，许多教师不愿意在村小待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

但是，在开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张桂芳、杨晓晓、代课老师春花一直走教。我们几个都是年轻人，谈话比较投机，又都离家远，开始没有住校，都是顺路一起回家。

每天放学，我们从金鸡寨小学出发，到乌有乡场镇，然后各自回家，第二天早上我们各自从家里出发，赶到乌有乡场镇集合，一起向金鸡寨小学进发。从乌有乡场镇到金鸡寨小学是条漫长而寂寞的路程，这就把我们几个的“命运”拴在了一起，几个“同病相怜”的年轻人在一块话不由自主地就说